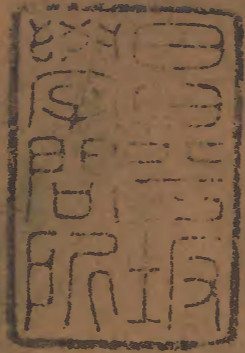


周濂溪集 十之一



漢書門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一	〇	一	〇
四	三	九	三	九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九
九	〇	一	〇	一	〇
九	三	九	三	九	三
架	冊	號	類		

理學全

內閣文庫		漢	9439
冊數	142 (66)		
函號	299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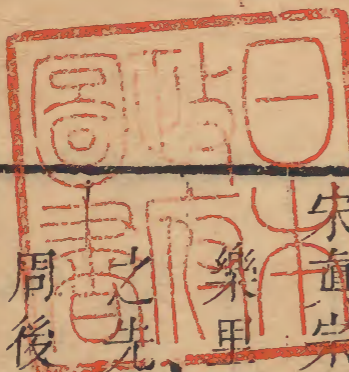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十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輯

受業諸子叅校

年譜

淺草文庫



宋高宗天禧元年丁巳月日先生生於道州營道縣之營

樂里濂溪保諱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諱改惇頤周

之先自帝嚳后稷至太王邑於周後遂以為氏漢興封

周後於汝南先生蓋其後也世家營道莫詳其遷徙所

自族衆而業儒曾祖從遠祖智強智強五子長識天聖

五年王堯臣榜第二甲及第終汀州上杭縣令次鐸次

正皆不仕次輔成次伯高舉進士某年特奏名廸功郎

周源海集 卷之一
輔成卽先生父也。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六舉以上，特
奏名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葬道州營道縣營樂
鄉鍾樂里樓田，累贈諫議大夫。先娶唐氏，生礪，礪生仲
章。唐卒，左侍禁成都鄭燦女是生先生。謹按濂溪在營
道之西，距縣二十餘里，蓋營州之支流也。以營道大富
橋古碑記考之，自有所謂濂水者，而蘓文忠公、黃太史
皆其同時人，乃揣指清濂爲義。若先生名之以自况者，
不知何所據也。先生常寓潯陽，愛廬山之勝，貧不能歸，
遂卜居其下，因溪流以寓故鄉之名，築室其上，名曰濂
溪書堂，示不忘父母之邦之意。學者宗之，遂號爲濂溪。

先生云

二年戊午

三年己未

四年庚申

五年辛酉

乾興元年壬戌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

二年甲子

三年乙丑

四年丙寅

周濂溪集

卷之一

二

正宜堂

五年丁卯

六年戊辰

七年己巳

先生時年十三志趣高遠里有濂溪溪有橋橋有小亭先生常釣遊其上吟風弄月至今父老猶能言之濂溪之西十里有岩洞高敞虛明東西兩門入之若月上下懸中圓若月望俗呼月岩先生好遊其間相傳觀此而悟太極想當然耳

八年庚午

九年辛未

先生時年十五諫議公既卒先生偕母僊居縣太君自營道濂溪入京師依舅氏龍圖閣直學士鄭向龍圖公知先生遠器愛之如子公以惇名子因以惇名先生

明道元年壬申

二年癸酉

景祐元年甲戌

二年乙亥

三年丙子

先生時年二十行義名稱有聞於時龍圖公以叙例應蔭子乃奏補先生試將作監主簿是年娶陸氏職方郎

明道元年

卷之二

三

正宜堂

中參之女

四年丁丑

先生時年二十一七月十六日先生母僊居縣太君鄭氏卒葬於潤州丹徒縣龍圖公之墓側

寶元元年戊寅

二年巳卯

康定元年庚辰

先生時年二十四服除從吏部調洪州分寧縣主簿

慶曆元年辛巳

先生時年二十五按先生序彭應求詩自言慶曆初為

分寧主簿以序考之當是此年時分寧縣有獄久不決

先生至一訊立辨邑人驚詫曰老吏不如也由是士大

夫交口稱之嘗被臺檄攝袁州盧溪鎮市征局袁之進

士來講學於公齋者甚衆

二年壬午

三年癸未

四年甲申

先生時年二十八部使者以為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參

軍

五年乙酉

先生時年二十九、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感悟、囚得不死、且賢先生

六年丙戌

先生時年三十、大理寺寺丞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為友、令二子師事之、及為郎、每遷授、當舉代、輒以先生名聞、二子、即明道、伊川也、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故明道傳云、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惇實論學、遂厭科舉

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是年冬、以轉運使王達薦、柳州、郴縣令、有修學記

七年丁亥

八年戊子

先生時年三十二、為郴縣令、知柳州事、職方員外郎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嘗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請得為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二年而後有得

皇祐元年己丑

先生時年三十三李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為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

二年庚寅

先生時年三十四改郴州桂陽令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五年癸巳

先生時年三十七先生在柳桂皆有治績諸公交薦之至和元年甲午

先生時年三十八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

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初仕分寧始至能辨其疑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得罪為憂而又以汗善政為耻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

二年乙未

嘉祐元年丙申

先生時年四十改太子中舍僉書署合州判官事先生性好山水沂峽至秭歸聞龍昌洞之勝與廬陵蔣概洪峴彭德純遊焉至十一月至合州視事

二年丁酉

先生時年四十一正月十五日作彭推官宿崇勝院詩序九月回謁鄉士牒稱爲解元才郎今不詳爲誰氏子蓋當時鄉貢之士聞先生學問多來求見耳遂寧傅耆相成少有俊才年十四薦于鄉先生妻黨陸丞自小溪解官東歸過合陽爲先生言傳之爲人先生致書於傅傅答書云執事以濟衆爲懷神所勞賚故得高士與施至術而心朋遠寓名方豈不盛哉賤子聞之弗勝喜蹈後書又云違遠高賢鄙吝復萌曩接高論固多餘意行思坐誦嘿有所得不遂溺於時好失於古道也時傳已來合陽見先生矣後書又謂蒙示姤說意遠而不迂詞

簡而有法雜之元結集中不知孰爲元孰爲周也盧次山謂其詞深義密如軻之文是歲轉殿中丞賜五品服仍判合州志稱長子壽生於合州當是此年

三年戊戌

先生時年四十二遣人至遂寧探問新合州使君按先生在新合州與同事者三人何涉董宗式李鄴何涉之來在先生前李鄴在四年十月惟宗式在三年三月此乃二月四日書則所探新合州爲宗式無疑耳縉雲縣君陸氏以疾卒

四年己亥

先生時年四十三左丞蒲公宗孟闈中丞太常丞蒲師
道之子也從蜀江道于合初見先生相與款語連三日
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歟乃讓以其妹歸之是為先生
繼室

五年庚子

先生時年四十四被臺檄按赤水縣簿書與某縣令費
琦遊龍多山有詩刻石六月十九日先生解職事還京
師呂給事陶為銅梁令有送先生詩並詩先生在合士
之從學者甚衆而尤稱張宗範有文有行故名其所居
之亭曰養心且語以聖學之要其汲汲於傳道授業也

如此在郡四年人心悅服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
下之人亦不從既去相與祠之南禪先生東歸時王荆
公安石年十九提刑江東刑獄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
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六年辛丑

先生時年四十五遂寧傳者登第相遇京師先生刺云
從表殿中丞前合州從事周某專謁賀新恩先輩傳弟
三月十二日手謁是歲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道出江
州愛廬山之勝有卜居之志因築書堂於其麓堂前有
溪發源蓮華峰下潔清緝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

樂之。遂寓名以濂溪。謂友人潘興嗣曰：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依其上，歌咏先生之道足矣。既至虔州，知虔州者趙清獻也。先生前在台陽，清獻爲部使者，人或譖先生，清獻臨之甚威，先生處之超然，清獻疑終不釋，至是熟視先生所爲，執其手嘆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

七年壬寅

先生時年四十六，志稱次子燾生於虔州，當是此年。

八年癸卯

先生時年四十七，在虔行縣，至雩都，邀餘杭錢建侯拓

四明沈希聖希顏遊羅岩，正月七日期石，四月壬申朔，英宗登極，遷虞部員外郎，仍通判虔州，追贈父桂嶺君，爵郎中，五月作愛蓮說。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

先生時年四十八，冬，虔州民間失火，焚千餘家，朝廷行遣差替，時先生季點外縣，不自辨明，遂對移通判永州，吳人程師孟時知洪州，以詩送行，有永水自然勝瀨水，浯溪應不讓濂溪，沙頭候吏瞻星脚，境上鄉人待馬蹄之句。

二年乙巳

先生時年四十九，三月十四日自虔赴永，同宋復古遊廬山大林寺，至山巔有詩復古名廸善畫江南西路轉運使成都李公炎臨才元以詩謁先生於濂溪云簷前翠靄逼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閒。指江州之濂溪也。運使李公丁憂，先生以疏慰之。四月趙清獻尹成都，聞先生移永，寄詩云君向濂溪湖外行，倅旛仍喜便歸程。指道州之濂溪也。十一合饗夷地于園丘，先生遷比部員外郎，在武昌嘗以詩一軸適申寄蒲左丞，除夕方達次年正月左丞成十詩答之。

三年丙午

先生時年五十，在永與族叔及諸兄書云來春歸鄉，卽遂拜侍，又寄詩與鄉人有故人若問吾何况，爲道春陵只一般之句。

四年丁未

先生時年五十一，先生素貧，初入京師鬻其產以行，擇留美田十餘畝，畀周興耕之，以洒掃其父郎中之墓，至是自永州移文營道言之，因携二子歸春陵展墓三月六日，與鄉人蔣瓘區有隣歐陽麗理椽陳賡同遊含輝洞，洞在今營道縣南二里，刻石其陰，八月營道給吏文付周興，俾掌墓田，從先生之言也，神宗登極，遷朝奉郎。

尚書駕部員外郎加贈父諫議大夫六月十四日與其
兄之子仲章手帖云可具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
諫議是也先生在永三年嘗作拙賦既去永人思之爲
立祠題曰康功胡宏仁仲有詩云千古濂溪周別駕一
篇清獻錦江詩是秋攝邵州事九月先生自邵陽發迤
以改定同人說寄傅伯成時傅知嘉州平羌縣明年傅
復書云蒙寄貺同人說徐展熟讀較以舊本改易數字
皆人意所不到處宜乎使人宗師仰慕之不暇也先是
邵之學在牙城之中左獄右庾卑陋弗稱先生始至伏
謁先聖祠下起而悚然乃度高明之地遷于城之東南

逾月而成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

先生時年五十二荆湖北路轉運使孔延之爲先生作
邵州遷學記書曰治平五年正月三日其日先生自作釋菜
文率僚吏諸生告于先聖先師亦書治平五年神宗卽
位改治平五年爲熙寧元年時改元詔未到故學記及
祝詞皆作治平五年耳後人狗尋常利便之說輒徙其
學他所乾道九年知州事胡侯始復其舊張敬夫爲詳
其事而記之呂正獻公公著在侍從聞先生名力薦之
會清獻公在中書擢授先生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先生

居湖濱集 卷之十
有啟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二年巳酉

三年庚戌

先生時年五十四、轉虞部郎中、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

四年辛亥

先生時年五十五、以正月九日領提刑獄職事、行部至湖州、有題大顛堂詩云、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時虞部員外郎中杜諧知端州、禁百姓采石、蓋端溪石為硯最良、獨

知州占斷、人號為杜萬石、先生惡其奪民之利、因為起請、凡仕於州者、買硯毋得過二枚、遂為著令、先生盡心職事、務在矜恕、得罪者自以不寃、俄得疾、聞水嚙仙居縣太君鄭氏墓、遂乞南康、八月朔、移知南康軍、十二月十六日、改葬鄭太君於江州德化縣廬阜清泉社、三起山、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為葬耳、今猶欲以病污塵、紱邪、上南康印分司南京而歸。

五年壬子

先生時年五十六、先生酷愛廬阜、嘗築書堂其麓、至是定居焉、先生平日俸祿、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

歸。妻子餽粥或不給。曠然不以爲意。

六年癸丑。

先生時年五十七。時清獻公再尹成都。聞先生去官。拜章乞留。朝命及門。而先生以疾卒矣。時六月七日也。二子壽燾。時皆太廟齋郎。以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先生於僊居縣太君鄭氏墓側。從遺命也。清逸處士潘興嗣爲墓銘。左丞蒲宗孟爲墓碣。而孔延之之子文仲爲文。以祭之。有玉色金聲。伊傅自視等語。其後蘓文忠公追賦濂溪詩。有曰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黃太史亦稱先生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必其嘗見太極圖。

如親見先生容貌。接其辭氣。故其爲言。方能曲盡其妙。如此也。今其文具載附錄。可考而知。惟先生稟生知之。異質加以汲汲於學。故一時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一藝一能有過於人。有聞於世者。無不訪問。然其所至。皆天造自得。所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是爲得之。或謂陳搏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今種穆所著存於世者。古文而已。然亦未純於理。觀搏與張忠定語及公事。先後有太極動靜分陰陽之意。然其所爲龍圖記。蓋直陳其數。無復文言。與太極圖說絕不相似。今觀太極圖說。精妙微密。與易大傳相類。蓋非爲此圖者。不能爲此說。

非爲此說者。不能爲此圖。義理混然。出於一人之手。決非前人創圖。後人從而爲之說也。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先生之學。蓋本於此。然老子之言無極。如列子莊子之言無窮無極。釋氏之言無量無邊。是指四旁爲義。先生之言無極而太極。是指中間極至之理。未形之妙。今但以其字之同。而不察其指之大異。比而同之。不惟不足以知先生之意。恐於老子之言。亦未識其指歸也。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邂逅文恭於廬山。從隱者老浮圖遊。遂同授易書。所謂隱者。疑卽壽涯也。其後康節著皇極經世

書以數爲宗。文恭立朝。論堯遷闕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商丘爲宋。宋火德。大夏爲并。并爲水。古稱參辰不並。火盛則水衰。宜進辰。抑參。蓋亦星曆之學也。先生之學得之者。莫如明道伊川。明道嘗云。靈山會下若干人。皆悟道。某敢道無一人悟者。若果有一人悟道。臨死時須求一尺帛裹頭。因謂魯子以士之身。死於大夫之簀。爲非禮。必易之。而後已。彼斷髮之人。不能全而歸之本。則無知先生之所不取也。今以先生嘗謂問於此二人者。卽謂其學本出於此二人。失之遠矣。昔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謂孔子生知未嘗問老

聘耑弘者固不可謂孔子之學本出於老聃耑弘者可乎此不待聖智者知其必不然矣先生既沒春陵人祠之學者官復於里舍塑像春秋二仲有職於學宮者遵故宿舍中夙興盥薦惟謹淳熙庚子部博士章頴捐俸金率士子增大之於廳之左右闢兩齋扁曰吟風曰弄月以處學者晦菴帥長沙首遣祝幣臨奠云云詳今文見附錄刻祠中壽字李老一字元翁第百一生於合州郡人何平仲及銅梁令呂陶皆以詩賀之娶鄭氏卽先生母黨元豐五年黃裳榜登第初任吉州司戶次秀州知錄終司封郎中燾字通老一字次元蒲所出生於虔州初授

司法元祐三年李長寧榜登第嘗知成都府終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既顯累贈宣奉大夫先生之學門人弟子多矣而二程獨能傳之二程之學門人弟子亦多矣而謝上蔡楊龜山游定夫張思叔侯師聖尹彥明爲能聞之龜山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傳之晦菴先生上蔡及師聖傳之胡文定文定傳之五峯五峯傳之張敬夫敬夫及晦菴相繼稍被名用推明先生之學所在祠先生於學宮以興起學者而又解釋太極圖說及通書正學者之差謬明其心法以詒後世使百世之下有志之士得其書而讀之如親授於先生聖賢事

周源漢集 卷之十一
業可學而能孔孟之學可繼而續豈誣也哉然必嘗從事於此心通默識然後為能真知之矣近年以來世之推行其學講明其踐修者益衆臨邛魏華父了翁除潼川憲下問政令所當先者正謂之曰濂溪先生幸任敝鄉下車之初宜遣祝幣委簽判或教官告之以導學者趨嚮既而華父更思所以表顯之者遂有易名之請上卽可之於是下太常定議吏部覆議久之議上賜謚曰元實嘉定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故併書之以見聖朝褒崇儒學風勵學者之盛意如此其至有志者不可不知所勉哉

右正少時得明道伊川之書讀之始知推尊先生而先生仕吾鄉時已以文學聞於當世遂搜求其當世遺文石刻不可得又欲於架閣庫討其書判行事而邇當兩江之會屢遭大水無復存者始仕遂寧聞其鄉前輩故朝議大夫知漢州傅耆曾從先生遊先生嘗以姤說及同人說寄之遂訪求之僅得其目錄及長慶集載先生遺事頗詳久之又得其手書手謁二帖其後過秭歸得秭歸集之成都得李才元書臺集至嘉定得呂和叔淨德集來懷安又得蒲傳正清風集皆載先生遺事至於其他私記小說及先生當時事者皆纂而錄之一日與今夔路運司帳幹楊齊賢

相會成都時楊方草先生年譜且見囑以補其闕刊其誤楊先生之鄉士也操行甚高記覽亦極詳博意其所考訂必已精審退而閱之其載先生來吾鄉歲月頗自差舛甚者以周恭叔事爲先生事又以程師孟送行詩爲趙清獻詩於是屢欲執筆未暇也及來重慶官事稍閒遂以平日之所聞者而爲此編然其所載於先生入蜀本末爲最詳其他亦不能保其無遺誤正往時嘗有志遍遊先生所遊之處以訪其遺言遺行今自以衰晚莫能遂其初志有志之士倘能垂意搜羅補而修之使無遺缺實區區之志也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其絕千有餘年而復續續之未

久復又晦昧至近世而復燦然大明小人之用事者自以爲不利於己盡力以抑絕之賴天子聖明大明黜陟而斯文復興如日月之麗天人皆仰之有願學之志假令百世之下或有沮毀之者其何傷於日月乎其何傷於日月乎嘉定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後學山陽度正謹序

正頃在成都夜讀通鑑其後常患目昏不能多作字至編類濂溪家世年表皆口授弟蕃執筆從傍書之及至買平紋紗衫材樗蒲綾袴段蕃曰不太苛細否曰此固哲人細事如食之精膾之細魚之餒紺緞之飾紅紫之服當暑之絺綌鄉黨皆備書之今讀之如生於千載之

前同堂合席也。豈可忽乎。恐觀者之不達乎。此故併記之。以示同志。云嘉定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宋史道學本傳

脫脫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惇實。避英宗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為分寧縣主簿。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酷悍吏也。眾莫敢爭。惇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板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悟。囚得免。移柳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

欲讀書何如。惇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污善政為耻。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讒口。臨之甚威。淳實處之。趙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



濂溪以名之。朴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
廷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
銳於求志。薄於邀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煢
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
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
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
學者也。椽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
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惇頤每
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
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侯帥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惇頤。惇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
詳。畱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
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公。淳祐元年。
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子壽燾。咸官至寶文閣待制。

濂溪先生墓誌銘

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智強。
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
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
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
授洪州分寧縣簿。君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口

交稱之。部使者以君爲有才幹，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達以苛刻泄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事，不爲屈，因置手版歸，取誥勅納之，投劾而去。達爲之改宥，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書僉判，覃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卽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叅大政，奏君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

七日卒於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篤氣誼，以名節自礪，柳守李初平最知君，旣薦之，又闕其所不給，初平卒，子尚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甦，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爲予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

居濂溪集 卷之十
咏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
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於家。母鄭氏封仙
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叅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
道之女。子二人。曰壽。曰燾。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突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墓左。從遺命
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爲之銘曰。
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於中。貴於自期。謗謫日甚。風
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
不行。斯謂之病。

濂溪先生事狀

朱熹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
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
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
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叅軍。移柳及桂陽令。
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
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
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
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旣葬。上其印
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
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清州德

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柳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

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亦感悟。囚得不死。在柳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汗善政爲耻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饗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峰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輯

受業諸子叅校

附錄諸記

永州倅廳拙堂記

曾幾

余兄子廸丞零陵郡。名其堂曰拙。以書來告曰。叔父幸為廸記之。問其所以名。曰。昔濂溪周先生之倅是邦也。實作拙賦。拙無他技能。庶幾乎先生之拙。故名。余曰。古之人自以為拙者多矣。潘岳閒居賦。柳宗元乞巧文。極言人巧而已拙。然岳諂事賈謐。乾沒不已。宗元附王叔文章。執誼規權。逐私。察其實。與司馬安何以異。顏魯公拙於生事。舉家

食粥者數月。陽道州催科。政拙。自考。下。下。此真拙者也。余聞豫章黃魯直之論濂溪曰。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熒葵。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其自爲謀。誠拙矣。二程先生。一世師表。而問學淵源。實自濂溪。出工於道。乃如是。當世名卿大夫。如清獻趙公。東坡先生。余外氏孔公。父子。皆推尊之。惟其實也。今汝之名。是堂也。將由拙。以入於道。真有志者。不然。雖文如潘安仁。柳子厚。適足以自欺耳。循名而務實。尚勉之哉。廸於是書諸石。紹興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瀨川曾幾記。

邵州復舊學記

張栻

慶曆中。天子詔天下郡邑。皆得立學。邵州去王畿數千里。於是時。亦爲學。以應詔旨。而學在於城之中。左獄右廩。卑陋弗稱。治平四年。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周侯惇。願來攝郡事。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竦然。乃度高明之地。遷於城之東南。及其成。帥士者行釋菜之禮。以落之。今祠刻具存。可考。惟侯唱明絕學。於千載之下。學者宗之。所謂濂溪先生者。在當時之所建立。後之人所宜謹守。以時脩治。而貽之無窮可也。顧今僅百有餘年。而其間興壞之不常。甚至於徇尋常利便之說。徒就他所。甚失推崇先生長者流風遺澤之本意。而於學校之教。所害亦已大矣。乾道九年。

知州事胡侯華公歎息其故。與州學教授陳伯震議所以復之者。轉運判官提舉學事黃侯洵聞之。頗捐緡錢以相其事。於是卽治平故基而加闢焉。祠祭有廟。講肄有堂。棲息有齋。前後樓閣。輦飛相望。下至庫庖庖。無不備具。而民不知其費。不與其勞。遣來請記。棫以爲春秋之義。善復古者是誠可書也。然嘗考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子爲弟之職。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

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弦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歧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今邵幸蒙詔旨。得立學宮。而周先生實經理其始。又幸而得復其舊於已廢之後。士者游於其間。盍試思夫當時先生

所以望於後人者其亦如後之學校之所爲乎抑將以古之道而望之也往取其遺書而讀之則亦可以見矣於是而相與講明以析乎義利之分循古人小學大學之序如前所云者勉之而勿舍則庶幾爲不負先生經始期望之意而有以仰稱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澤而胡侯今日之復是學斯不爲虛設矣學故有二記其一治平五年湖北轉運使孔侯延之之文蓋爲周先生作也其一紹興二十三年武夷胡子宏之文文雖不詳學之興廢而開示學者爲仁之方則甚明皆足以傳後世不敏今幸以淺陋之辭列於二記之次實榮且媿云淳熙元年三月癸巳記

邵州重復舊學記

楊萬里

庠於黨序於遂至一家猶有塾所從來古矣邵諸侯國也繫學獨無慶曆間天子有詔乃克有造自某侯始也然草創之初相宅不諦誕寘囂湫獄左庠右用遷於公門之外東南其地乃惟亢爽自濂溪先生周侯始也後百餘年興壞靡常陰陽者流實汨陳之易置他所旣易而復自胡侯華公始也地則復矣而皮閣塞門峻級塞塗非其舊也磯峻而夷徹蔽而通繩迂而直大成之殿御書之閣講席之堂或造或因梁門直廬從祀之廡肄業之齋庖湑垣墉皆一新之於是盡復濂溪之舊自今黃侯沃始也經始于去

年冬十有二月一日竣事于今年春二月十日是日侯與
治中陳公岐郡博士留君祺率諸生釋菜於先聖先師退
走書來請記其役萬里復於侯曰侯之再復學宮以還濂
溪先生之舊將止於復其宇以還其所遷之舊地乎將不
止於斯而已乎如其止於復其宇遷其地而已也記之可
也不記亦可也如不止於斯而已也其爲萬里諗邵之學
者曰盍以其所以遷遷於善以其所以復復其性上也安
其遷毋易其地省其復毋隳其宇次也儒家者流之不戒
陰陽家者流之不禁無次也是役也規之者留君董之者
法曹張球佐其費者新柳州巡轄蕭楹進士蕭文蔚云慶

元丙辰四月四日中大夫煥章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楊萬里記

邵州希濂堂記

楊萬里

余謝病免歸。僵臥空山。與世不相聞者。今三年矣。故人邵
陽史君潘侯燾。不獨我數。千里遣騎踵門。移書請曰。邵故
濂溪先生舊治也。治平四年。先生以永州治中來攝。若稽
壁記不書。爰諏故老。皆無在者。燾欲求其學道愛人之遺
風以範焉。而不可得。獨潘公興嗣。謂其爲治精密嚴恕。隱
然有當於吾心。廼卽治之西偏。因屋之廢者。闢而爲堂。命
曰希濂。聽訟於斯。讀書於斯。退食游息於斯。晦菴先生聞

之喜曰。精密嚴恕。四者未有合而言之者也。合而言之。尤有意味。此非近世所謂儒者之政。漫漶以干譽者也。余於此當深有發矣。因爲燾大書三字。偏之堂上。惟老先生精微之意。微潘公。疇能發之。微晦菴。疇能領之。微先生。疇宜記之。余賀侯曰。甚善。然亦難言也。苛似精。譎似密。刻似嚴。弛似恕。皆非也。去其似而非者。則得其精微者矣。抑侯請大之。老先生不云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侯也。希濂。希其四也。盍充其四以上。達其三乎。充其四。達其三。希之大也。希其四而已矣。云大乎哉。余聞侯之爲邵。其政簡而悉。明而能容。惠而民畏。大丞相益國公。倡諸臺。以其最上聞。

矣。蓋其治源流有自。云紹興甲寅九月晦。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記。

附傳伯崧希濂說。伯崧年未弱冠。誦濂溪先生愛蓮說。未嘗不起其敬。以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真花之君子也。薄宦蹭蹬。歲在庚午。季秋之月。適叨邵陵之麾。偶睹郡治東偏壁間留字。乃前守潘君燾貽書廬陵楊公求記之語。始知治平中先生因倅永來攝事。政尚精密嚴恕。潘竊希之。遂作希濂堂。楊實爲之記。伯崧於是又得先生治政之要。倥侗顛蒙之人。乃亦濫吹於此。承宣之始。深有開發。益欽慕。

焉。繼問其堂。則今瑞粟。而希濂之名混矣。壁題既以稱事。不載。微楊公一記。則未易可考。嗟乎。先賢業履。不爲時俗所尚也。如是一日。造郡圃東一隅。見敗屋數椽。廢沼一區。人指以爲先生愛蓮之地。遐思先生當時獨羨之意。詠想先生同予何人之語。欣玩移晷。有意增葺。却以希濂名揭之。庶幾賢者遺風。復有作矣。臨蒞之際。則精密嚴恕之爲貴。閒暇之時。則香清淨植之爲貴。不猶愈於蘇州燕寢之樂乎。伯崧何人。敢以蕪顛之辭。爲希濂說。附于諸賢法言之末云。

尤溪縣傳心閣銘并序

張栻

乾道九年。知南劍州尤溪縣事石岷。既新其縣之學。復建閣於學之東北。命工人繪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之象。寘於閣之上。而列經史諸書於旁。新安朱熹名其閣曰傳心。而栻又以書請銘於廣漢張栻。栻竊惟自孟子沒。聖賢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二程先生始嘗受學於周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充養之至。

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遺憾矣。夫以孔孟之心。至三先生而後傳。則三先生所爲傳心之懿。在學者可不深求而力體之乎。然則建閣而設象。將使聞風者猶有所興起。而況於登其閣而拜其象者乎。所以表示學者之意。於是其遠且大矣。是宜銘其詞曰。

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隳厥命。惟聖有作。純乎天心。脩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具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魯云邈。異端日滋。白首章句。俛俛何之。惟子周子。崛起千載。獨探其原。以識其大。立身盡意。闡幽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茲。惟二程子。實踐其徽。既

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莫間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屹斯閣。尤溪之濱。翼翼三子。繪事孔明。儼然其秋。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示後人。咨爾後人。來拜於前。起敬起慕。永思其傳。于味其言。于考其爲。體于爾躬。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無欲齋記

黃榦

家本仲訪余於于山之下。相與讀周子程子以及先師朱

子之書探其端緒以求其本原。至於周子無欲則靜之旨。本仲喟然歎曰。入德之要。其在茲乎。是可以名吾齋矣。盍爲我言其義。余嘉本仲擇之精。信之篤。幸吾黨之有人。斯文之未墜也。爲之言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正。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旣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枯。亡則夜。

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豈惟聖賢之教爲然哉。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木反于根。水凝于淵。不若是無以噓衆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羣陰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夫健順五常。性也。精氣百骸。形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道也。徇耳目口腹之欲。以厭足其蕞爾之形。靜以賊本然之性。動以害當然之道。上以逆天地之化。下以違聖賢之教。於禽獸奚擇焉。誠能反而思之。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是其尊且貴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莫能奪焉。視世之功名富。

貴人之所大欲。渺然若浮雲之在太空。而况車馬衾裘飲食之間乎。蓋將與造物者相從於沖漠之境。而非人世之所能羈縻也。所謂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者。其所養可知矣。周子推明無極動靜之義。以繼孔孟不傳之緒。而斷之以無欲則靜之一言。至其論聖學。則曰無欲則靜。虛動直論養心。則曰無欲則誠。立明通。然則聖傳之樞要。學者之塗轍。果不出於斯言也哉。

江州濂溪書堂記

朱熹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

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克塞。無所虧欠。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與。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臆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絕之。

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藝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傅。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二程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後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

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莽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

之意也。云爾。越明年丁酉春二月丙子，新安朱熹記。

江州州學四先生詞記

王 必

自夫子沒而教不立。孟子沒而學不傳。羣籍喪微言絕。異端起。斯道泯。邪說橫流。義理晦蝕。歷漢晉隋唐迄於五季。蓋千五六百年於此矣。至我朝文明啓運。五星集奎。篤生英哲。紹厥統緒。濂溪元公周先生。挺然特出。獨造道奧。由天所授。不待師傳。建圖立書。昭示後世。無極而太極之妙。實前聖所未發。通書四十章。發明至理。直見精微。明道純公程先生。伊川正公程先生。咸往受學。吟風弄月。以歸真。得所謂樂處。遂相與篤志究極。發揮斯文之懿。於是彰明

顯卓。非前代之所可及。六飛來渡。道與之南。又生晦菴文公朱先生。闡幽發微。剖析至到。昔舉其要。今敷暢之。昔啓其端。今會通之。是理之與大。昭明於天下。夫人皆得以日擊而心通之。其有功於斯世。垂憲於將來。端由於天。非人力之所能致也。潯陽實元公寓里。雖本春陵。以貧不能歸。樂山川之美而卜居。因取故里之名而名其溪。後之人相與祠于學。又奉明道純公伊川正公以配焉。推其淵源。究其本末。的有深意。蓋非周子表倡於先。二程子充廣於後。疇克接承孔子孟氏之傳。使有志之士得以探討而服行之。然卑陋狹隘。非所以稱揭虔妥靈。且無以示學者崇嚮。

周濂溪集 卷之十一
之意而晦菴文公羽翼前猷。指示後學。俾人不迷其方。厥德甚懋。而未之祠。得非闕歟。景定甲子。臨川鄧君蜚英。實典教事。以平日企慕之切。篤志脩爲之深。顧有感慨然。改作宏施而顯設之。合四先生。冠服儼然。前後相望。使來游來歌。起敬起慕。道統之盛。不待有言。固瞭然心目間。是豈尋常流俗所能爲哉。文公朱先生嘗作書堂之記曰。此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可謂的有以見其故矣。切謂孟子既遠。此道如日昃之離。浸浸而入於夜。周子程子之生。如夜而旦。有目咸睹。至於朱子如日正中。軒豁呈露。非由天畀。誰

能爲之。於戲。躋哉。祠成。鄧君特以書來告。以脩建之意。以必嘗讀四先生之書。俾記其事。自惟淺拙。何足以承。然遠意不敢虛辱。姑誦所聞。且記君有志斯道。作興來者之意。因書以復之。但深僭踰之懼。咸淳乙丑。維夏閏五。朝議大夫直華文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義倉茶鹽公事。王必記。并書。朝請大夫。新除右文殿脩撰。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兼江西安撫使。兼屯田使。趙日起。題蓋。

道州重建先生祠記

張栻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實出於春陵焉。

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爲濂溪先生春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知之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考論師友淵源以孟氏之遺意復明於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有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有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

有顯從於文辭者其去古愈遠經生文士自峻爲二途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於老則入於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爲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於指諸掌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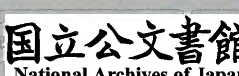
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始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邪淫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春陵之學。舊有先生祠。實紹興某年。向侯子恻所建。至於今淳熙五年。趙侯汝誼。以其地之狹也。下車之始。卽議更度之。爲堂四楹。併二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規模周密。稱其尊事之實。旣成。使來謁記。棧謂先生之祠。凡學皆有之。豈惟春陵特在。春陵尤所當先者。趙侯之舉。知急務矣。故爲論。

述如此。以告後之人。四月戊寅。承務郎直寶文閣。權發遣靜江府兼管內營田事。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兼提舉買馬。賜紫金魚袋。張棧謹記。

道州重建先生祠記

龔維蕃

營道之西。距城十八里。有水曰濂溪。發源於大江嶺。匯爲龍湫。泉流二十里。至樓田。其鄉曰營樂。其保曰濂溪。廣橫數百畝。溪行其中。雖大旱不竭。周氏家其上。卽濂溪先生之故居也。考其譜牒。舊居青州。遠祖諱崇昌。唐永泰中。爲廉白二州州守。因卜居道之寧遠縣太陽村。其裔孫諱虞。賓有子十二人。中子諱從遠。始徙於此。再傳至諫議。諱輔。



周漢溪集 卷之十一
成登祥符八年進士第終賀州桂嶺令沒葬于故居之側
半里許累贈諫議大夫諫議生二子長曰礪次則先生先
生少孤舅氏龍圖閣鄭公向篤愛之始冠奏以初秩既長
從官四方嘉祐八年先生自虔移倅永有書與其族叔及
諸云周興來知安樂喜無盡來春歸鄉卽遂拜侍其書刻石學宮
尋移文營道縣云有田若干舊以私具得爲先塋守者資
族子勿預營道給憑交付周興其後先生歸展墓題名於
舍輝洞云周惇頤區有隣陳賡蔣瓘歐陽麗治平四年二
月十六日同遊道州舍輝洞刻石於洞口是歲神宗登極
覃恩遷駕部員外郎加贈諫議大夫以手劄付猶子仲章

令備酒菓香茶請墳前告聞

其書刻石學宮

先生晚歲寓九江愛

廬阜之勝築室於溪上命名曰濂溪示不忘本之意其留
故居者爲仲章及其從弟意先生旣沒仲章貧甚元豐三
年及七年再析其產鬻於意宣和五年仲章之子伯順又
以其餘鬻於意之子犯秀安 億王諱而故宅基尚存伯順死無後
其女以其地適何伯瑜生儕儕登第爲邕州教官而卒至
淳熙己亥周興何欲析其產聞於郡郡守趙汝誼閱營道
所承永州牘乃治平印文按驗皆合用先生治命以田畀
守塋者藏其籍於學宮其故宅基尚屬何氏何氏之孫揖
於淳熙十一年以其地歸於意之曾孫興嗣書於券云興

嗣係諫議宗族稟性純慈有志力教子以紹祖風兼其地
宅與本人住宅相接今願盡將所承外祖周伯順元承祖
諫議住宅祖地從東至西長五丈就賣與興嗣將來起造
祠堂承外氏一派先魂庶幾亡者於里塾有所依托不絕
春秋之奉以上皆契內本文前此未有先生祠紹興己卯五月太
守向予恣始奉祀於州學之稽古閣編脩胡公銓記之淳
熙乙未郡博士鄒塹遷於敷教堂戊戌太守趙汝誼以其
偏仄更拓堂四程併奉二程先生像南軒張公爲記庚子
郡士胡元鼎與其鄉人何士先義太初孟坦中歐陽碩之
朔舍設像教授章頴爲記故居有祠坊乎此距遺址十餘

丈隔卑陋湫隘歲久不復遷至嘉定癸酉郡守方信孺訪
求濂溪之裔得興嗣之子鑰以爲學賓丁丑之秋維蕃被
命入境延見羣士扣濂溪所向皆言今祠非故基其後訪
於鑰盡閱累世契券親至其地質於鄉隣佑族黨始得其
實溪流清泚地勢平衍岡壠丘阜拱環合其左曰龍山右
曰豸嶺山川之秀實鍾於是乃鳩工度材一新棟宇命營
道尉蔡則董其役經始於是歲十二月落成於明年之三
月中爲祠宇設先生像其前爲堂四楹不侈不陋二齋傍
翼兩廡對峙外爲臺門高與堂稱左右二塾虛明敞潔以
延學子又其外爲都門繚以垣墻庖爨漏浴罔不畢具環

周濂溪集 卷之十一
以松竹門外屬道於山之趾。於是規制始備。而邦人嚴事之意益虔。自先生以故居溪名。冠九江之寓宇。黃太史賦詩。謂其用平生所安樂。媿水而成名。東坡繼有作。來者承其誤。莫究所從。至南軒張公。晦菴朱公。嘗畧辯證。尚書章公。來典教。質以大富橋記。以爲此邦自有濂溪。然亦弗深考。今得其譜牒契券。始究源委。當何氏以地歸興嗣。預有建祠之語。迄命乃有成。則廢興顯晦。殆若有數。而非偶然者。先生之學。實嗣洙泗之統。傳之伊洛。寢以大顯。載在方冊。人知誦習。凡轍跡所至。今皆有祠。而父母之邦。先塋所在。乃因陋就簡。於烝嘗不稱。是烏可以已。故因其落成。述

其顛末。用登載於樂石。文皆從舊。不敢增損。以沒其實。庶以傳信。俾覽者得詳焉。朝奉郎改差權知道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龔維蕃記。

道州濂溪書院記

魏了翁

周元公先生。世居春陵之濂溪。誦經訂禮。宜有秩祀。自向侯子恣始。祠於學。趙侯汝誼更度之。自郡士胡元鼎始。卽故居爲祠。何士先諸人增益之。張宣公暨諸賢。旣各爲之記。嘉定十年。龔侯維蕃訪先生之裔孫鑰。舉各得累世契券。剗始知營道西十八里爲濂之源。又東二十里爲濂溪。保左曰龍山。右曰牙嶺。則故居之實也。明年更爲祠。奉先

周漢溪集 卷之十一
生像。其前一堂堂內重門夾塾。爲學者講肄之所。至此亦云備矣。乃十二年番陽董侯與幾始至。舍菜于祠。顧傍近皆周氏子弟。率躬耕自給。乃買田爲糧。以教育之。惟鑰能世其業。則付鑰主之。尚以館塾狹隘。且距郭遠。弗便往來。謀於近郊。築室授徒。而難其地。一日出郭西三里。欵虞帝廟。事畢。遊後岡。去廟數百步。有岩石林。其中數十丈。平濂山峙其西。濂水經其南。列巘縈環。九疑隱約。若天作地藏。而有待焉者。侯乃出俸賜錢三十萬。命知營道縣胡杗。卽其平爲室。榜曰濂溪書院。方伯監司咸助成之。會僧助田百畝。乏主。侯以爲書院養士之用。權爲員二十。轉運判官

趙公汝諧亦爲歲截州通判。所掌田十萬。役成。侯以書抵了翁曰。子學先生之學者也。易名曰元。又以子請。郡人謂是役宜有紀。雖然。不可以他屬也。了翁謝不敢。厥數年。復以請。了翁謂先生建圖著書。爲孔孟氏興絕學。凡在郡國皆當表而出之。矧春陵乎。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文武之德也。夫以祖宗積累之盛。時數清明之感。山川風氣之會。而後生賢焉。以爲天下後世師。此豈數世之仁。侯之爲是也。可謂知所先務矣。疇敢不諾。雖然。嘗因是而有感焉。記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釋者曰。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

釋者曰。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於祀先賢於西學。祭樂祖於瞽宗。傳者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登先師所通之經。夫周公孔子。非周魯之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爲師。仁壽鄙天。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保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脩。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爲士者。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

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爲之師也。秦漢以來。猶有專門之儒爲之師也。故所郡國尚存先師之號。奠祠於學焉。故記人識於而傳者。又卽其所聞見以明之。至魏晉而降。極於五氏之亂。古制無存。而師道益泯。於是以老莊求易。以織緯明禮。以末師之說而疑聖言。以叔世之法而證往古。其勦掠一二。苟以譁衆取寵。此固無以議爲。號曰通經博古。則皆棄其德性之知。以習於見聞之陋。時師之見。旣未有以絕出。傳註則襲卑踵陋。雖求如秦漢以來專門之師。且不可得。夫然。故書自書。人自人。而學爲空言。至我國朝之盛。先

生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
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淪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
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
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是身之貴果可以對天地育萬
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
閤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而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
之支離也相與翕然宗之張楊游呂侯謝尹張諸儒口傳
面授至近世朱張呂氏推而大之蓋自道湮民散千有五
六百年而後得所師承嗚呼幸哉使生於漢魏晉唐則不
得是學矣然而有甚不幸焉者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

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
之左右逢其原蓋惟誠求而實見然後篤信而力行行矣
而著習矣而察然後渙然怡然有不能以自己者今乃以
先儒之講析既精後學之萃類滋廣苟有纖能小慧則資
之以飾口耳假之以獵聲利而於我若無與然極其爲害
又反有甚於記覽詞章之溺志者了翁之懼此有年矣故
因侯之築室以館諸生也發是義以告之嗚呼山峙溪流
風光月霽水華之靜植庭草之茂蕪先生之精神氣象論
議風指閤閤其如在也吾黨盍相與誦其詩讀其書爲其
人以思之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敬共以事之則將有世

居○浦○溪○身○
之○相○後○而○若○合○符○節○者○詩○曰○如○璋○如○圭○如○取○如○携○諸○生○尚
懋○敬○之○以○毋○忘○侯○德○資○政○殿○大○學○士○前○簽○書○樞○密○院○事○魏
了翁撰。

孔孟絕響。元公倡其道。春陵鬱葱。濂溪生之鄉。往時崇
祀有堂。棲士有舍。卽故居也。董侯以遠且隘。改築郡城
之西。歲久始得。鴻樞鶴山魏公爲之記。竟未登石。復祖
來守郡。先生諸孫貢士曄者。手其文爲請。退而閱之。喟
然曰。元公吾道之日月。魏公學者之斗山。事與辭稱。可
磨可鐫。況夫南昌先生絃歌之邑。奉祠無所。復祖之猶
子沂長於斯。則經始之謁。莫罔聞。復祖以半刺蒞於斯。

則身先之九江先生菟裘之鄉。郡有書院。餽弟子員。復
祖爲州司馬實主之。今又濯纓此水之上。參前倚衡。始
終一也。於鶴山公。則疇昔親炙。周行間。時方權臣執國
命。觀公玉堂給札之對。口誅姦諛。直氣凜凜。中心愛之。
雖其後出處不偶。然復祖夙登西山真先生之門。二君
子志同道合。如出一轍。噫嘻。是記也。前人有所不暇刻。
使復祖又以不暇辭。思來者無所考訂矣。廼立堅珉。顯
示不朽。俾邦之大夫士登斯堂。覽斯文學。顏志伊吟風
弄月。趨然有得於中。此則秉筆之意也。雖然是豈特有
望於道之人哉。願與世之學者共勉之。若夫書院賜扁。

已請於朝命下。又將伐石以書。嘉熙改元長至日後學古汴史復祖記。

新建濂溪書院記。魏文靖公所作也。近歲始鑿諸石。然大成集未之載焉。郡侯王先生始至謁祠下。因取記讀之。喟然曰。文靖之學。學元公者也。其究師道之本末。慨世教之興衰。發揮道書廣大精微之旨。傳授學者。會歸體驗之方。莫明備於此。而集未登載。不既闕典。乃鈔板增入。俾學者便於觀覽。得所據依。其可謂知先務者矣。先生諱三錫。嚴陵人。嘗登東萊呂成公之門。學問淵源。夫亦自元公來也。然則志元公之學。讀文靖之記者。宜

毋忘先生拳拳之意云。嘉熙庚子孟秋月朔門生施功郎道州州學教授吳夢弼謹書。

道州寧遠縣先生祠記

魏了翁

嘉定九年。了翁奉使東州。為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十有五年。了翁召還。道九江。謁先生故宅。以元公之命書告。後二年。道州寧遠縣令黃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寧遠雖蕞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不可以無祠也。子也學先生之道。而尊其名。麗牲有石。將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為記之。了翁嘗聞人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君。

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
漓。又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君師。今其法度紀綱。猶
可以槩見。大抵合以井牧。聯以比閭。教以庠序。道以師長。
維以諫救。考以德藝。無一壞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月
之吉。黨里社營之會。無一事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故教
行俗成。而君師之分。盡。迨厲宣幽平。已不能如成周之舊。
仁壽鄙天。民自爲之。爲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降乎。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而民之散。已二三百
年矣。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位。亦不能聯屬而維持。然猶
不忍吾之同體。佹佹然如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類。

而教之。近以淑其國人。子弟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
散者。固已不能遽返。而爲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墜。以
俟。後聖猶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一
再傳而失之。況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
董仲舒嘗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庶
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不足以行其說。迨其後也。
才知之士。各挾其所溺。以行於世。不務記覽。則淪虛無。不
爲權利。則銜詞采。至是而不特民散。士亦散矣。不有先生
發太極本然之體。明二五所乘之機。而示人以日用常行
至近至切之理。則異端小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終極。又

非二程子張子推而大之扶持綿延以開中興諸儒則先生之絕學又將孑然孤立倚其盛哉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宜公呂成公諸儒死士又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禪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錐刀毫末矣詞章伎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矣此宜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湮鬱而慨然有感於儒先之教象而祠之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士以屬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邪有書以屬之天命流行且千古如一日先生能見

孔孟之心於千五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藏而人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邪先生初見二程子使之求孔顏之所樂他日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嗚呼得孔顏之所以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詞章慕虛寂爲能也得伊尹之所以志則雖刀毫末之得失不足以爲戚忻也吾黨之士盍相與懋明此理尚庶幾士有所屬而民不失望焉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朱熹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於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

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畢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

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畧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卽事觀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在於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揆之。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

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秀者。畧如揆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棧。丞相魏國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日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遍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隆興府學先生祠記

朱熹

隆興府學教授南康黃君灝。既立濂溪先生之祠於其學。

而以書來語熹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于今。而學者始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遊宦所歷。皆有祠於學。以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猶未有所祠奉灝也。既於府學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說也。吾子蓋嘗爲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殆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茲事。庶乎其有以發也。熹謝不敏。而黃君請之不置。熹惟先生之學之奧。固非末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矧以黃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敢而不爲之言乎。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

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
五行之贖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
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
實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
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
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
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
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贖
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
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

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易此哉顧孟氏旣沒
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焉莫知所適
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
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
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學者始知聖賢相傳之實乃
出於此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
而大有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旣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
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無疑矣而猶
若待乎熹之言者豈將以是輔其說而久其傳邪旣不得
辭乃敘其事而并書是語以復焉黃君幸以爲不悖於先

生之言則願刻之石厝於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年月日記

合州建先生祠記

魏了翁

濂溪先生周子嘗仕於合陽予奉使東川日嘗為周程三子易名先帝下其奏奉常謚周子曰元二程子曰純曰正以制書頒二氏子孫予既奉行惟恪惟謹飭郡將買田以備丞嘗連帥永嘉曹叔遠嗣贊成事屬予記之未果也厥十有五年返自南遷起家守瀘合士稅申之持張宗範養心亭題說諭予曰朱文公註通書附錄首載此篇今春官貳卿度正每以為恨曰宗範吾州人也而郡乘放失於是

蒐求之累歲始得石刻於地中凡一百七十年而遺跡儼存殆非偶然也周子故有繪象於學西偏地下瀕江屢圯於水鄉進士羅良十餘人嘗以告予為移書太府少卿安癸仲得官屋於州岡前挹巴嶽諸峯而涪漢二水匯其下若天作地藏以待今日者扁曰瑞應山房以祠先生配以二程子郡少府又以餘法用即張氏故址為養心堂以館學徒又捐錢千萬以廣粢盛之田是田也自夫子倡之今諸生之廩稍亦云備矣子也昔嘗有諾于曹度兩卿盍踐言焉予嘗考周子以慶曆四年司理南安年方三十程大夫珦謂其知道時二程年方十五六遣從之游迨嘉祐五

年僉書合州判官。年方四十，宗範又從之。今細釋其養心說。大抵與通書聖學章相表裡。秦漢以來諸儒，臻斯理者，蓋鮮。嗚呼！何三子之立志不凡，而聞道甚蚤。與夫人生於兩間，而與天地同體，出乎百世之下，而與聖賢同心，使皆能以周子之說，反而求之，寡欲以養其心，以極於無欲，則是心之運明，通公溥，豈有一毫之私間之哉。或曰：聖賢之論，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善，欲立欲達，莫非即欲以求道。至於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已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人即其所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月累，必至於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然後為至是理也。曾子得之明。

六欲之目。孟子傳之。開六等之科。今而曰自寡欲以至無欲，不其戾乎。曰不然也。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為私欲矣。故聖人雖使人即欲以求道，而於季康子，於由求於申，張曷嘗以其欲為可乎。近世胡仁仲推衍究極，其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嗚呼！學者又當以是求之，則養心之說備矣。姑識其說，與學者商之。

鄂州州學四賢祠記

黃榦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為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克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慾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

周濂溪集卷之十一
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枯亡菲塞莫之存
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
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敘而教行
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卽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
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
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
不容已也周德旣衰邪說並作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尚
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者騁詞華千有餘年天理湮晦
雖閎博俊偉之才未有能窮其旨歸者也聖宋龍興德配
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根於理鴻儒碩士

彬彬輩出上擬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磨積累斯道
之久蝕者復明焉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傅洞見道體推無
極太極以明陰陽之本人物化生萬事紛擾則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周子以授
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奧義
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
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
畫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性以
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能發之道之不明以
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諸人心之所

固有天理之所不可易。則邪說不得肆。而皆趨於至正之途。至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爲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宮。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爲鄂州教授。而榦適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爲門人高弟。以榦爲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春二月。四先生祠堂成。遣其學正張頤孫來請記。四先生之書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其本原固有自來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衛道。甚切。則遊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

邵州特祀濂溪先生祠記

朱熹

邵州太守東陽潘侯熹。以書來曰。郡學故有濂溪先生周公之祠。蓋治平四年。先生以零陵通守來攝郡事。而遷其學。且屬其友孔公延之記而刻焉。其後遷易不常。乾道八年。乃還故處。而始奉先生之祀於其間。旣又以故府張公九成之學爲出於先生也。則亦祠以侑焉。於今蓋有年矣。熹之始至。首稽祀典。竊獨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之緒。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然自再傳之後。則或僅得其髣髴。或遂失其本真。而不可以若是其班矣。乃

更闢堂東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區區尊嚴道統之意。今歲仲春。釋奠於先聖先師。遂命分獻而祝以告焉。以吾子之嘗講於學也。敢謁一詞以記之。使來者有考而無疑也。熹發函三復。爲之喟然而嘆曰。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於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屢晦。自孟氏以至於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旣沒。誦說滿門。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爲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之悟也。今潘侯於此。乃獨深察而致謹焉。道之明也。儻庶幾乎。雖然。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

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旣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故熹嘗欲援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木脚之比。以正其失。而恨其力有所不逮也。乃今於潘侯之舉。而重有感焉。是以旣敘其事。而併附此說。以俟後之君子。抑潘侯學識之長。旣足以及此矣。則又安知其不遂有成。吾之志也耶。紹熙癸丑冬十月庚申後學朱熹記。

